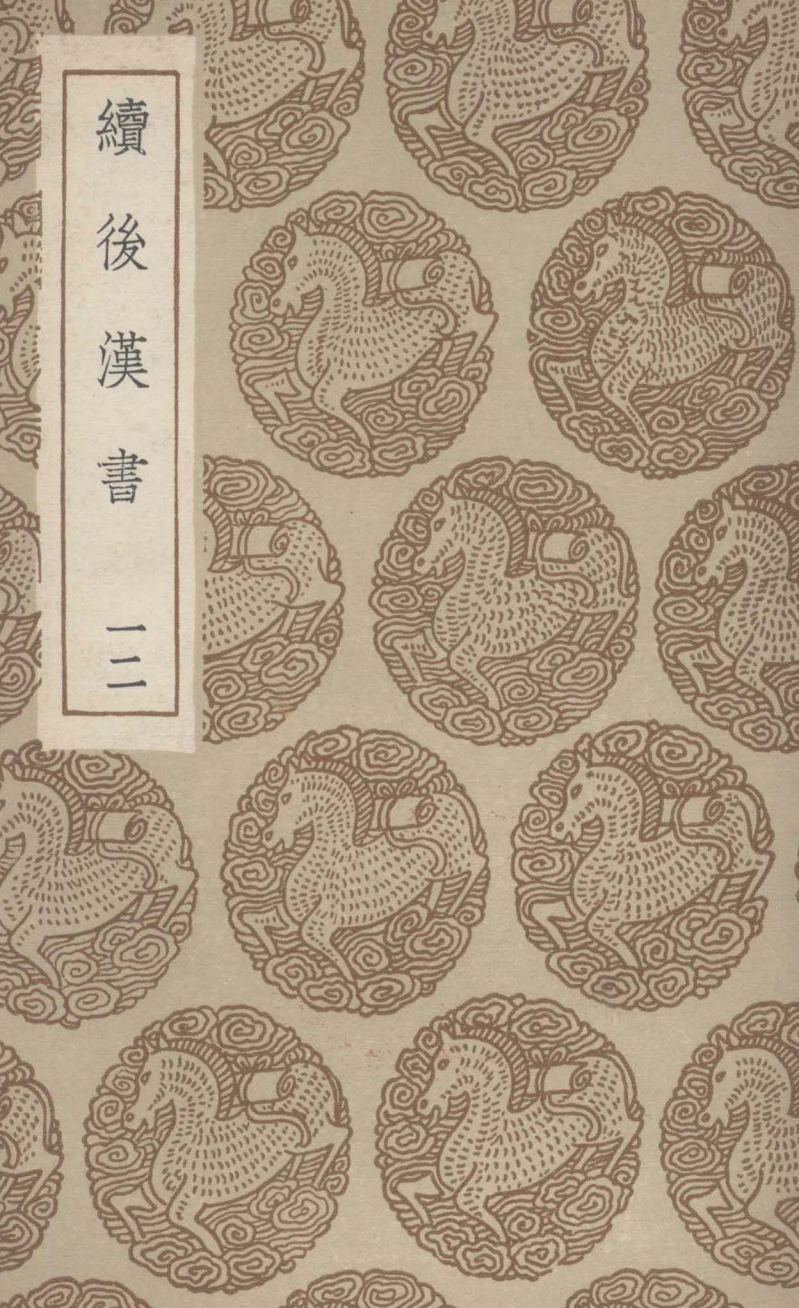


續
後
漢
書
一
二







書 漢 後 續

(二十)

撰 經 郝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一

列傳第五十八

吳臣

賀齊子建弟景

全琮子澤緒

呂岱徐原

鍾離牧少子徇

潘濬子翥茂元

周魴子處

謹案賀齊傳闕

全琮字子瑣。吳郡錢唐人也。父柔。靈帝時舉孝廉。補尚書郎右丞。董卓之亂。棄官歸州。辟別駕從事。詔書就拜會稽東部都尉。孫策到吳。柔舉兵先附。策表柔為丹陽都尉。孫權為車騎將軍。以柔為長史。徙桂陽太守。柔嘗使琮齎米數十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賑贍。不及啓報。柔更奇之。原注。徐衆評曰。禮子事父無私財。又不敢私施。所以避尊上也。棄命專財而以邀名。未盡父子之禮。裴松之曰。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然士類縣命。憂在朝夕。權其輕重。以先人急。斯亦馮諼市義汲黯賑救之類。衆謂邀名。或負其心。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後權以為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幕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稍遷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忠義園樊襄陽。琮上疏陳侯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呂蒙陰議襲之。恐事泄。故寢琮表不答。及禽侯。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

抑君之功也。於是封新陽亭侯。

謹案。吳志作封陽華亭侯。

黃武元年。魏以舟師大出洞口。權使呂範督諸將拒之。軍營

相望。敵數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仗兵伺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梟其將軍尹盧。遷琮

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四年。假節領九江太守。七年。權到皖。使琮與輔國將軍陸遜擊曹休。破之於石亭。

是時丹陽吳會山民復爲寇賊。攻沒屬縣。權分三郡險地爲東安郡。治富春。琮領太守。至。明賞罰。招誘降

附。數年得萬餘人。權召琮還牛渚。罷東安郡。琮過錢唐。脩祭墳墓。麾幢節蓋。焜耀閭里。大會宗族六親。故

舊。施散千餘萬。鄉邑以爲榮。黃龍元年。遷衛將軍。左護軍。徐州牧。尙公主。初。琮爲將甚勇決。當敵臨難。奮

不顧身。及作督師。養威持重。每御軍。常任計策。不營小利。權太子登出征。軍次安樂。羣臣莫敢諫。琮密表

曰。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竊憂疑。權卽命登旋軍。嘉禾

二年。督步騎五萬攻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諸將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倖。舉不百全者。非國家大體

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所獲。猶不足以衍弱敵。如或邂逅。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寧

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負國也。赤烏九年。遷右大將軍。琮爲人恭順。善於承顏納規。言辭未嘗切迂。初。權

將圍珠崖及夷州。皆先問琮。琮曰。以聖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絕瘴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

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汙染。往者懼不能反。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冀萬一之利。愚臣有所

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衆疾疫死者十八九。權深愧悔。後言次及之。琮對曰。當是時羣臣有不諫者。臣

以爲不忠。琮既親重宗族子弟，並蒙寵貴，賜累千金，然猶謙虛，接士貌無驕色。十二年卒。子懌嗣。後襲業領兵救諸葛誕於壽春，出城先降。魏以爲東平將軍，封臨湘侯。懌、兄子禕、儀、靜等亦降魏，皆郡守列侯。琮長子緒，幼知名，奉朝請出授兵，稍遷揚武將軍、牛渚都督。孫亮立，遷鎮北將軍。東關之役，緒與丁奉建議引兵先出以破魏軍，封一子亭侯。年四十四卒。次子寄坐阿黨，魯王霸死，小子吳孫權外孫也。封都鄉侯。

謹案目錄此下有呂岱鍾離牧傳今闕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爲人聰察，對問有機理。山陽王粲見而異之，由是知名。爲郡功曹，年三十，荊州牧劉表辟爲部江夏從事。時沙羨長賊穢不修，濬按殺之，一部震悚。後爲湘鄉令，治有名績。昭烈領荊州，以濬爲治中從事，及入蜀，留典州事。孫權殺忠義，并荆土，將吏皆歸附，而濬獨稱疾，遣人以牀就家與致之。濬伏面著牀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爲軍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此二人卿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爲楚名臣，卿獨不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邪？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卽以爲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諮之。武陵郡從事譚案陳志作武陵郡通志作郡與此合樊仙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漢，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以擒仙。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仙是南陽舊姓，頗能弄唇吻，而實無辯論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仙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

節之驗也。

謹案·桓譚新論·侏儒觀一節而長短可知。

權大笑而納其言。卽遣濬將五千往果。斬平之。拜輔軍中郎將。授以兵。遷

奮威將軍。封常遷亭侯。芮元卒。濬并領元兵。屯夏口。權稱尊號。拜少府。進封瀏陽侯。

謹案·陳志作瀏陽。通志作瀏。與此合。

遷

太常。權數射雉。濬諫。權曰。相與別後。時時暫出爾。不復如往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絕

括破。皆能爲害。乞特爲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手自撤壞。權由是不復射雉。五谿蠻夷叛亂盤結。

權假濬節督諸軍討之。信賞必罰。法不可干。斬首獲生以萬數。自是羣蠻衰弱。驃騎將軍步騭屯淠口。求

召募諸郡以增兵。權以問濬。濬曰。豪將在民間。耗亂爲害。加隲有名勢。在所取媚。不可聽也。權從之。中郎

將豫章徐宗。名士也。嘗到京師。與孔融交結。然儒生誕節。部曲寬縱。不奉節度。爲衆作殿。濬遂斬之。降人

隱蕃。以口辯。

謹案·降人志注作歸義。通志作歸義人。

爲豪傑所善。濬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

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

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怪濬。而蕃果圖叛。誅夷衆。乃服其先見。濬姨兄零陵蔣琬爲漢

大將軍。或有間濬於武陵太守衛旉者云。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欲自託旉以啓權。權曰。承明不爲此也。卽

封旉表以示濬。而召旉還。免官。先是。濬與陸遜俱駐武昌。共掌留事。還復故。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按

丞相顧雍。左將軍朱據等皆見禁止。黃門侍郎謝玄語次問壹。顧公事何如。壹答不能佳。玄又問。若此公

免退。誰當代之。壹未答。玄曰。得無潘太常乎。壹良久曰。君語近之矣。玄謂曰。潘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遠

無因爾。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大懼。遂解散雍事。濬求朝詣建業。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爲國除患。壹密聞知。稱疾不行。濬乃進見。具陳壹之姦險。由此壹寵漸衰。後遂誅戮。權引咎責躬。因誚讓大臣。赤烏二年。濬卒。子翥嗣。濬女配建昌侯慮。翥字文龍。拜騎都尉。代濬領兵。早卒。次子祕。權以姊陳氏女妻之。調湘鄉令。襄陽習溫爲荊州大公平。祕過辭溫。問曰。先君昔日謂君侯。謹案。陳志作先君。昔因君侯。誤。當爲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不審州里誰當復相代者。溫曰。無過於君。後祕爲尙書僕射。代溫爲公平。甚得州里之譽。芮元字文表。丹陽人。父祕。謹案。祕。陳志作祕。字宣嗣。從孫堅征伐有功。堅表爲九江太守。後轉吳郡。所在有聲。元兄良字文鸞。隨孫策平定江東。策以爲會稽東部都尉。卒。元領良兵。拜奮武中郎將。以功封溧陽侯。權爲子登擇淑媛。羣臣咸稱元父兄並以德義文武顯名三世。故遂聘元女爲妃。黃武五年卒。權甚惜之。議曰。越爲吳患尙矣。春秋之季。卒仇吳而并之。方孫氏建業。山越潰其腹心。每掣權肘。爲內顧憂。賀齊諸臣。其施方略。終於弭寧。然後畫長江。跨淮漢。立國以爭天下。呂岱公恪。屹然老成。爲國典刑。鍾離牧清儉。蹈長者之規。潘濬方嚴疾惡。義形於色。梗梗有大節。有吳之棟石也。全琮以貴戚揜其忠勳。又以姦子敗惜哉。

謹案。目錄此下有周魴傳。今闕。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二

列傳第五十九

吳臣

陸凱子祿 弟允

陸抗子晏 景

陸凱字敬風。丞相遜族子。黃武初爲永興諸暨長。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衆。手不釋書。好太元論。演其意以箴輒驗。赤烏中。除儋耳太守。討珠崖。斬獲有功。遷爲建武校尉。五鳳二年。討山賊陳恚於零陵。斬恚。拜巴丘督。偏將軍。封都鄉侯。轉爲武昌右部督。與諸將共赴壽春。還。累遷盪魏綏遠將軍。孫休立。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皓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荊州牧。進封嘉興侯。孫皓與晉平使者丁忠自北還。說皓弋陽可襲。凱諫止之。寶鼎元年。遷左丞相。皓性不好人視己。羣臣侍見。睛莫敢注。謹案。睛字陳志作皆。凱說皓曰。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自視。皓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姦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天爲作

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爲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騷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言。惠及負薪。躬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彊。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姿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聞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慧淺劣。無復冀望。竊爲陛下惜天下。爾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願陛下惜大功。損百役。務寬盪。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墻确。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爲變。熒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原注。裴松之載搜神記。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實其妻子。名曰保質。

童子少年以類相與嬉遊者。日有十數。永安二年正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青衣。來從羣兒戲。諸兒莫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曰。見兒羣戲。樂故來爾。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燦燦外射。諸兒畏之。重問其故。兒乃答曰。爾惡我乎。我非人。乃熒惑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鉏司馬除。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舍爾去乎。竦身而躍。卽以化矣。仰而視之。若引一匹練以登天。大人來者。猶及見焉。飄飄漸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急。莫敢宣也。後五年而蜀亡。六年而晉興。至是而吳滅。司馬除矣。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

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宏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窮困。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既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騷擾。更爲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爲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下一息此輩。矜哀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綱。四方之民。襁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其所長。不足爲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爲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皇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尙書。務修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辟。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爲佞邪。

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爲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建衡元年疾病。皓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國事。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欲復嚴密故迹。亦不可聽。姚信、樓元、賀邵、張悌、郭遠、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遂卒。時年七十二。子禕。初爲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爲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覈表薦禕曰。禕體質方剛。器幹彊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下。徑還赴都。道由武昌。曾不迴顧。器械軍資。一無所取。在戎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明將以鎮戍之。臣竊思惟莫善於禕。初皓常銜凱數犯顏忤旨。加何定譖構非一。旣以重臣難繩以法。謹案。世說曰。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又陸抗時爲大將在疆場。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徒凱家於建安。或曰。寶鼎元年十二月。凱與大司馬丁奉、御史大夫丁固、謀因皓謁廟。欲廢皓。立孫休子。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故密語平。平拒不許。誓以不泄。是以所圖不果。太史郎陳苗奏皓。久陰不雨。風氣迴逆。將有陰謀。皓深警懼云。原注。吳錄。舊拜廟選大將軍領三千兵爲衛。凱欲因此兵圖之。令選曹白用丁奉。皓偶不與丁奉有隙。禕未及得宣凱旨。平語禕曰。聞野豬入丁奉營。此凶徵也。有喜色。禕乃不敢言。還因具啓凱。故輟止。案司馬氏考異曰。世祖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吳王還都建業。吳志。陸凱傳。或曰。寶鼎元年十二月。凱與丁奉、丁固、謀因皓謁廟。欲廢皓立孫休子。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故密語平。平拒不許。誓以不泄。是以不果。按凱盡忠執義。必不爲此事。況皓殘酷猜忌。留平庸人。若聞凱謀。必不能不泄。殆虛語爾。今不取。凱欲廢皓以安社稷。乃生平大

節也。以平見拒。故不能行。平之不泄。亦知言出禍及爾。今從吳志。

凱沒後。子連謹案。陳志作子連。此及傳注並作子連。與志異。

得凱所諫皓二十事及表云。凱數

表諫。皓不能堪。遣親近趙欽。詔報凱前表曰。孤動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陳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徙乎。凱復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

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

原注。江表傳。載此表曰。臣拜受明詔。心與氣結。陛下何心之難悟。意不聰之甚也。

夫王者之興。受之

於天。脩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謠。縱令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爲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

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審。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

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石。不可不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彊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趨步紫闥。於彘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尙舊臣。

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憂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鑒之。以爲身戒。

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繆夫。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阼以來。遊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

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彫飾。故國富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空竭民財。土被元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仗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筭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醇醲。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矣。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爲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以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阯反亂。實由茲起。

是爲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士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

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縣

謹案今

志作州郡。宋本作州縣。與此合。

職司。或莅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甚。是不遵先帝十

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皓不聽。暴戾尤甚。凱知其將亡。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亂之原也。是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旂。立敢諫之鼓。武公九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士悅其行。臣察陛下。無思警戒之義。而有懷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禍兆見矣。故略陳其要。寫盡愚懷。陛下宜克己復禮。述修前德。不捐棄臣言。而放棄意侈情。至吏日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當疑上。骨肉相克。父子相奔。臣雖愚闇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過數稔也。臣常忿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忿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衆浮沈。若比干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則社稷存焉。皓始起宮。凱表諫曰。臣聞宮功當起。夙夜反側。是以頻煩上事。往往留中。不見省報。於邑歎息。企想應罷。昨食時被詔曰。君所諫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宮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拜詔紙。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中。而涕泣雨集也。臣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復何所冀。所以

勤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白髮生於鬢膚。黃者被於甲冑。天下始靜。晏駕早崩。自含息之類。能言之倫。無不歎欷。如喪考妣。幼主嗣統。柄在臣下。軍有連征之費。民有彫殘之損。賊臣干政。公家空竭。今彊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罷之民。宜當畜養。廣力肆業。以備有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州郡騷擾。而大功復起。徵召四方。斯非保國致治之漸也。臣聞爲人主者。禳災以德。除咎以義。湯遭大旱。身禱桑林。熒惑守心。宋景退殿。是以旱魃消亡。妖星移舍。

原注。桑林事見郅正傳。呂氏春秋。宋景公有疾。司星子章曰。熒惑守心。心宋之分

野。君當之。若祭可移於相。公曰。相寡人之股肱。豈可除心腹之疾移於股肱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者國之本。國無民。何以爲國。如何傷本而救吾身乎。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民。歲不登。何以畜民。子章曰。君善言三。熒惑必退三舍。延命二十一年。視之信。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篤湯宋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宮之不安。災之不

銷乎。陛下不務修德。而修築宮室。若德之不修。行之不實。雖殷辛之瑤臺。秦皇之阿房。何異而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爲父長安。使子無倚。此乃子離於父。臣離于陛下之象也。臣子一離。雖念克骨。茅茨不翦。復何益焉。是以大皇帝居於南宮。自謂過於阿房。故先朝大臣。以爲宮室宜厚。備衛非常。大皇帝曰。逆虜游魂。當愛百姓。何聊趣於不急。然臣下懇惻。由不獲已。故裁調近郡。苟副衆心。比當就功。猶豫三年。當此之時。寇鈔攝威。不犯我境。師徒奔北。且西阻岷漢。南州無事。尚猶謙讓。未肯築宮。況陛下危側之世。又乏大皇帝之德。可不慮哉。皓皆不聽。以及於亡。

原注。按陳壽三國志。

謂此表疏吳人多云不聞有此。其文殊甚切。恐非皓之所能堪忍。或以爲凱藏之篋笥。未及奏上。病困。皓遣董朝省問所。言。因以付之。又按江表傳。凱爲皓大修宮室。復兩表諫。裴松之附於傳後。今按傳載凱所上疏。動以桀紂之滅爲言。

此諸表疏其切直有過之者。第史失其奏上之次。或皓惡其直。留中不下。故史不得而載。沒後子連始出其藁爾。故皆附於篇末。以著凱之忠。微皓之惡云。凱弟允。字敬宗。始爲御史尙書選曹

郎。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禮。會全寄楊竺等。阿附魯王霸。與和紛爭。陰相譖構。太子自懼黜廢。而魯王覬覦益甚。權時見楊竺辟左右論霸之才。竺深述霸有文武英姿。宜爲嫡嗣。於是權乃許立焉。有給事伏於牀下。具聞之。以告太子。允當至武昌。往辭太子。太子不見。而微服至其車上。與其密議。欲令陸遜表諫。既而遜具表極諫。權疑竺泄之。竺辭不服。權使竺出尋其由。竺曰。頃惟允西行。必其所道。又遣問遜。何由知之。遜言允所述。召允考問。允爲太子隱曰。楊竺向臣道之。遂下竺獄。竺不勝痛毒。服實告允。初權疑竺泄之。及服。乃斬竺。釋允。後爲衡陽督軍都尉。赤烏十一年。交阯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擾動。以允爲交州刺史。安南校尉。允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高涼渠帥黃吳等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誠意。遺以財帛。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以充軍用。永安元年。徵爲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林。中書丞華覈表薦允曰。允天姿聰明。才通行潔。昔歷選曹。遺迹可紀。還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舊風。瘴氣之害。謹案。今志作舊風。瘴氣。此作瘴字。爲是。舊風亦難解。疑作颶風。考投荒雜錄云。嶺南諸郡皆有颶風。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允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家豐稔。州治臨海。海流秋鹹。允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橫被。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書。當出。民感其恩。以忘戀土。負老攜幼。甘心景從。衆無攜貳。不

煩兵衛。自諸將合衆，皆脅之以威，未有如允結以恩信者也。銜命在州，十有餘年，賓帶殊俗，寶玩所生，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以贊唐虞康哉之頌。江邊任輕，不盡其才。虎林選督，堪之者衆。若召還都，寵以上司，則天工畢修，庶績咸熙矣。允卒，子式嗣。案

陳志此下云爲柴桑督揚武將軍。天策元年與從兄禕俱徙建安。天紀二年召還建業。復將軍侯。

何定者，汝南人，本孫權給使也。後出補吏，佞邪僭媚。孫皓立，自

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皓以爲樓下都尉，典知酤糴事，專爲威福。而皓信任，委以衆事，定爲子求少府李勗女，不許，挾忿譖勗於皓。皓尺口誅之，焚其尸。定又使諸將各上好犬，皆千里遠求。一犬至，直絹數十疋。御犬率具纓，直錢一萬。一犬一兵，養以捕兔供廚，所獲無幾。吳人皆仇定，而皓以爲忠，賜爵列侯。陸凱既面責定，臨終又陳定姦惡不可用。定大銜恨，卒譖徙凱家。鳳皇元年，姦穢發聞，始伏誅。

陸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丞相遜次子也。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領遜衆五千人，送葬東還，詣都謝恩。孫權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禁絕賓客。中使臨詰，抗無所顧問，事事條答。權意漸解，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牆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爲慙。太元元年，就都治病，病差當還。權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建興元年，拜奮威將軍。太平二年，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拜抗爲柴桑督，赴壽春，破魏牙門將偏將軍，遷征北將軍。永安二年，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

自關侯瀨

謹案·陳志脫瀨字·文義不可解·瀨字通志作城·亦誤·事見吳志甘寧傳

至白帝三年假節孫皓卽位加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建衡

二年大司馬施績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聞皓政令多闕憂深慮遠乃

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以兼并於彊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今

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彊庶政陵

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乃書傳謹案·陳志作守國·通志作書傳·與此合之末事非智者之所

先也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

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賈生哀泣況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感死生契闊義無苟且夙

夜憂怛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如左十七條失本故不

載時何定弄權閹官預政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靜言庸違唐書攸戒是以雅人所以怨刺

仲尼所以歎息也春秋以來爰及秦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

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威而

冀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

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也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

抗聞之日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吾彥蔡貢等徑往西陵敕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

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關。比晉救至。關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咸欲攻關。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服衆。聽令一攻。攻果無利。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沒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槃結。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則所憂慮難可竟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況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行。道路通利。抗救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中。以絕寇叛。祜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晉巴東監軍徐允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祜。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允。身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卽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力項領。伺視閒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其餘皆赦之。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沖如常。羊祜旣歸。增修德信。以懷吳人。陸抗每告其邊。

成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於是吳晉之間餘糧栖畝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吳人獵河上獲晉人先傷者皆送還之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嘗疾求藥于祜祜以成藥與之曰此上藥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抗得而服之諸將或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時人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於抗抗曰夫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之人而況大國乎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於祜無傷也原注習鑿齒曰理勝者天下之所保信順者萬人之所宗雖大猷既喪義聲久淪。狙詐馳於當塗。權略周乎急務。負力從橫之人。臧獲牧豎之智。未有不憑此以創功。捨茲而獨立者也。是故晉文退舍。而原城請命。穆子圍鼓。訓之以力。治夫獻策。而費人斯歸。樂毅緩攻。而風烈長流。觀其所以服物制勝者。豈徒威力相詐而已哉。自今三家鼎足四十有餘年矣。吳人不能越淮河而進取中國。中國不能陵長江以爭利者。力均而智侔。道不足以相傾也。夫殘彼而利我。未若利我而無殘。振武以懼物。未若德廣而民懷。匹夫猶不可以力服。而況一國乎。力服猶不如以德來。而況不制乎。是以羊祜恢大同之略。思五兵之則。齊其民人。均其施澤。振義網以羅疆吳。明兼愛以革暴俗。易生民之視聽。馳不戰乎江表。故能德音悅暢。而襁負雲集。殊鄰異域。義讓交宏。自吳之遇敵。未有若此者也。抗見國小主暴。而晉德彌昌。人積兼已之善。而已無固本之規。百姓懷嚴敵之德。闔境有棄主之慮。思所以鎮定民心。輯寧外內。奮其危弱。抗權上國者。莫若親行斯道。以侔其勝。使彼德靡加吾而此善流聞。歸重邦國。宏明遠風。折衝於枕席之上。校勝於帷幄之內。傾敵而不以甲兵之力。保國而不凌溝池之固。信義感於寇讐。丹懷體於先日。豈設詛詐以危賢。徇己身之私名。倉外物之重我。闇服之而不備者哉。由是論之。苟守局而保疆。一卒之所能。協衆以相危。小人之近事。積詐以防物。臧獲之餘慮。威勝以求安。明哲之所賤。賢人君子所以拯世垂範舍此而取彼者。其道良宏故也。加拜都護。聞武昌左部督薛瑩徵下獄。抗上疏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倫斂。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元。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勗。皆當世秀穎。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並旋受誅殛。或圯族替祀。或投棄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以加。心經忠義。身

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因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棄之於水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感。蕃勗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元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傅弼文皇。及瑩承基。內厲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時師旅仍動。百姓疲弊。抗上疏曰。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釁。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玉臺有憂傷之慮。孟津有反旆之軍。今不務富國彊兵。力農畜穀。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厥職。明黜陟以厲庶尹。審刑罰。

案劄字。

北宋本吳志作賞。

以示勸沮。訓諸司以德而撫百姓以仁。然後順天承運。席卷宇內。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

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爲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皇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勢異也。況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且阻兵無衆。古之明鑒。誠宜暫息。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釁伺隙。庶無悔吝。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荊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旣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爲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慮。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

禦疆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才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爲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豎宦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感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願陛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秋遂卒子晏嗣晏及弟景元機雲分領抗兵晏爲裨將軍夷道監天紀四年晉軍伐吳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輒克終如抗慮景字士仁以尙公主拜騎都尉封毗陵侯旣領抗兵拜偏將軍中夏督深身好學著書數十篇也

原注·文士傳曰·陸景母張承女·諸葛恪外甥·恪誅·景母坐見黜·景少爲祖母所育養·及祖母亡·景爲之心喪三年·

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景妻孫皓適妹與景俱張承外孫也

議曰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當孫皓暴虐一朝不能居有一陸凱世濟忠貞危言剴論劖劖匡直自以爲龍逢比干甘心鼎鑊而不顧復有一陸抗世爲虎臣瞰管國門內進忠規外宣威略屹與晉對季梁猶在隨未亡也抗之與羊祜交歡推誠任信恢宏德度特以術相傾爾議者謂華元子反復見於今華元子反豈純臣乎春秋以其成在乎下而二君不與故書宋人與楚人平卿而人之不與其專也人臣義無私交聘弓鏃矢不越境外束脩之間不行境中故抗祜之事君子不與也

原注·春秋宋人及楚人平·左氏傳·楚子圍宋·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敵·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

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公羊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贊曰。嗟嗟敬風。扞暴彊諫。不能格心。僅得視面。幼節忠赤。椎坐憂國。虐主知畏。身繫社稷。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三

列傳第六十

吳臣

諸葛恪孫友

滕允

孫峻孫琳

濮陽興

孟仁

丁固

范愼

諸葛恪字元遜。大將軍瑾長子也。少有雋才。機辯警速。嘲諷如流。莫與爲對。身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頰廣額。大口高聲。權見而奇之。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侍太子。登講論道藝。並爲賓友。從中庶子轉爲左輔都尉。原注：陳志：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乃以驢賜恪。他日復見。權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是爲優。權又大噓。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乘旄杖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前。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爲羣爵。後蜀使至羣臣並會。權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爲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廢。今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恪之才捷。皆此類也。恪別傳。權嘗享蜀使費禕。先逆敕羣臣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爲輟食。而羣下不起。禕嘲之曰：鳳凰來翔。皆此類也。恪別傳。恪亦請筆作磨賦。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問卿何如。滕允。恪答曰：登階躡履。臣不如允。迴籌轉策。允不如臣。恪嘗獻權馬。先鏤其耳。范愼時在坐。嘲恪曰：馬雖六畜。稟氣於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恪答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太子嘗嘲恪諸葛元。題。可食馬矢。恪曰：願太子食雞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使人食雞卵。何也。恪曰：所出同爾。權大笑。江表傳有白頭烏集殿前。權曰：此何鳥也。恪曰：白頭翁也。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

名曰白頭翁者。試使格復求白頭母。格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昭不能答。坐中皆歎笑。陳志所載。權以驢面戲格父。誠爲事實。則不君之甚。不可以訓。又載費禕以驢驪調吳臣僚。格以燕雀答之。豈二國賓主之禮。又載太子登嘲格食馬矢。格答以雞卵。豈儲副賓友之道。格又以白頭翁諷張昭。豈新進事大臣之義哉。此真穢史。遺臭千載。故皆削而不錄云。權欲試格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軍

糧穀。文書繁猥。非所好也。原注。江表傳。權爲吳王。初置節度官。使典掌軍糧。非漢制也。初用侍中偏將軍徐詳。詳死。將用格。諸葛亮聞格代詳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格性疏。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

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爲啓至尊轉之。遜以白權。即轉格領兵。格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

莫能盡禽。屢自求乞爲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咸以爲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

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

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走淵。猿狖騰木。矯捷

若飛。時觀間隙。出爲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戰則蠶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莫能羈也。實以爲難

格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逮。歎曰。格不大興吾家。乃大赤吾族也。格盛陳其必捷。權拜格撫越將軍。領丹

陽太守。授檠戟武騎三百。拜畢。令格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二。格到府。乃移書四部屬城長

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

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飢窮。漸次出降。格

乃復敕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白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遺舊惡

民困迫。暫出內圖。叛逆。伉縛送諸府。格以伉違教。遂斬以徇。以狀表上。名聞。伉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

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權嘉其功。遣尙書僕射薛綜勞軍。綜先移恪等曰。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帥外震。兵不染鏑。甲不沾汙。元惡旣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姦。旣掃兇慝。又充軍用。藜蓀稂莠。化爲善草。魍魎魍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教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勳超前世。主上歡然。遙用歎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恪乞率衆佃廬江皖口。因輕兵襲舒。掩得其民而還。復遠遣斥侯。觀相徑要。欲圖壽春。權以爲不可。赤烏中。魏司馬懿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者以爲不利。於是徙恪於柴桑。與丞相陸遜書曰。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爲方今八物凋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爲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之喟然。誠獨擊節。愚以爲君子不求備于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於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有所短。師辟由嘯。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且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爲友。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於往古。何者。時務縱橫。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惡。志在陳力。便可將就。聘其所任。若於小小宜適。私行不足。皆宜闕略。不足縷責。且士誠不可織論苛克。苛克則彼聖賢猶將不全。況其出

入者邪。故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爲禍原。其本起非爲大讎，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克己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間，得容其間，則

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猶難以自定。況已爲隙，且未能明乎？是故張陳至於血

刃，蕭朱不終其好。原注：漢書·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雄·卒相滅亡·何鄉者莫用之

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本由於此而已。夫不捨小過，纖微相責，久乃至於家戶

爲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恪知遜以此嫌，已故遂廣其理而贊其旨也。會遜卒，恪遷大將軍，假節駐武

昌，代遜領荊州事。久之，權不豫，而太子少，乃徵恪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中書令孫宏領少傅，權疾困，乃

議所託付。朝臣咸皆注意於恪，而侍中孫峻表恪器任輔政，可付大事。權嫌恪剛狠自用，峻以當今朝臣

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召恪，宏及太常滕允、將軍呂據與峻入臥內，受詔牀下。權曰：「吾病困矣，恐不復相見，

諸事一以相委。」恪歔欬流涕曰：「臣等皆受厚恩，當以死奉詔，願陛下安精神，損思慮，無以外事爲念。權詔

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爲治策館，設陪衛，羣官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敘。諸法令有

不便者，條列以聞。中外翕然，人懷歡欣。翌日，權卒。宏素與恪不平，懼爲恪所治，祕權死問，欲矯詔除恪。峻

以告恪，恪請宏咨事於坐中，誅之。乃發喪報服，與弟公安督融書曰：「今月十有六日乙未，大行皇帝委棄

萬國羣下大小莫不傷悼。至吾父子兄弟並受殊恩。非徒凡庸之隸。是以悲慟。肝心圯裂。皇太子以丁酉踐尊號。哀喜交并。不知所措。吾身受顧命。輔相幼主。竊自揆度。才非博陸。而受姬公負圖之託。懼忝丞相。輔漢之效。恐損先帝委付之明。是以憂慚惶懼。所慮萬端。且民惡其上。動見瞻觀。何時易哉。今以頑鈍之姿。處保傅之位。艱多智寡。任重謀淺。誰爲唇齒。近漢之世。燕蓋交違。有上官之變。以身值此。何敢怡豫。邪。又弟所在。與賊犬牙相錯。當於今時。整頓軍具。率厲將士。警備過常。念出萬死。無顧一生。以報朝廷。無忝爾先。又諸將備守。各有境界。猶恐賊虜聞諱。恣睢寇竊邊邑。諸曹已別下約敕。所部督將。不亦妄委所戍。徑來奔赴。雖懷愴怛不忍之心。公義奪私。伯禽服戎。若苟違戾。非徒小故。以親正疏。古今明戒也。恪更拜太傅。於是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事崇恩澤。衆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風采。初黃龍元年。遷都建業。二年。築東興隄。遏湖水。後攻淮南。敗以內船。由是廢不復脩。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夾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引軍而還。魏以吳軍入其疆土。恥於受侮。命大將軍胡遵。諸葛誕等。率軍七萬。欲攻圍兩塢。圖壞隄。恪遣軍四萬。晨夜赴救。遵等敕諸軍作浮橋。渡陳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將軍留贊。呂據。唐咨。丁奉爲前部。時天寒雪。魏諸將會飲。見贊等兵少。而解置鎧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保身緣遏。大笑之。不卽嚴兵。兵得上。便鼓譟亂斫。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踏籍。樂安太守桓嘉等同時棄沒。死者數萬。故叛將韓

綜爲前軍督。亦斬之。獲車乘牛馬驢騾各數千。資器山積。振旅而歸。進封恪陽都侯。加荊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賜金一百斤。馬二百匹。繒布各萬匹。恪遂有輕敵之心。以十二月戰克。明年春欲復出兵。使司馬李衡使漢。說姜維令同時並舉。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爲時。時至不可失也。今曹氏政在私門。君臣猜阻。兵挫於外。而民怨於內。自曹操以來。彼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若大舉伐之。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輕虛之敵。破之必矣。維從之。諸大臣以爲數出罷勞。同辭諫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固爭扶出。恪乃著論諭衆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王者不務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後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戰國之時。諸侯自恃兵強地廣。互有救援。謂此足以傳世。人莫能危。恣情縱懷。憚於勞苦。使秦漸得自大。遂以并之。此旣然矣。近者劉景升在荊州。有衆數萬。財穀如山。不及曹操尙微。與之力競。坐觀其彊大。吞滅諸袁。北方都定之後。操率三十萬衆來向荊州。當時雖有智者。不能復爲畫計。於是景升兒子。交臂請降。遂爲囚虜。凡敵國欲相吞。卽仇讎欲相除也。有讎而長之。禍不在己。則在後人。不可不爲遠慮也。昔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夫差自恃強大。聞此邈然。是以誅子胥而無備越之心。至於臨敗。悔之豈有及乎。越小於吳。尙爲吳禍。況其強大者邪。昔秦也但得關西耳。尙以并吞六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九州之地。地悉戎馬之鄉。士林之藪。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敵之者。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

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凌。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爲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自古以來。務在產育。今者賊民歲月繁滋。但以尙小未可得用耳。若復十數年。其衆必倍於今。而國家勁兵之地。皆已空盡。惟有此見衆。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復十數年。略當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若賊衆一倍而我兵損半。雖復使伊管圖之。未可如何。今不達遠慮者。必以此言爲迂。夫禍難未至而豫憂慮。此固衆人之所迂也。及於難至。然後頓顙。雖有智者。亦不能圖。此乃古今所病。非獨一時。昔吳始以伍員爲迂。故難至而不可救。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故無以詒其子孫。今恪無具臣之才。而受大吳蕭霍之任。智與衆同。思不經遠。若不及今日爲國斥境。俛仰年老。而讎敵更強。欲刎頸謝責。寧有補邪。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尙貧。欲務間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憂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以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瘡痍。介胄生蟣蝨。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慮其長久不得兩存者爾。每覽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沒。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衆皆以恪此論欲必爲之辭。然莫敢復難。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

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宜且按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爲不安。恪題論後。爲書答友曰。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熟省此論。可以開悟矣。於是違衆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衆。百姓騷動。始失人心。恪意欲曜威淮南。驅略民人。而諸將或難之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迴軍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爲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而恥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立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魏。魏知戰士罷病。乃進救兵。恪引軍而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或見略獲。存亡忿痛。大小呼歎。而恪宴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田於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此衆庶失望。而怨讟興矣。秋八月。軍還。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卽召中書令孫嘿。厲聲曰。卿等何敢妄數作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罷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進見者無不悚息。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敕兵嚴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構恪欲爲變。與亮謀置酒請恪。恪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將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易水易衣。其臭如初。意惆悵不悅。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升車。初。恪將伐淮南。有孝子著衰衣入其閤中。從者白之。令外詰問。孝子曰。不自覺入。時

中外守備亦悉不見。衆皆異之。出行之後，所坐聽事屋棟中折。自新城出住東輿，有白虹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及將見，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恪答曰：「當自力人散騎。」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省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允。恪以約等書示允，允勸恪還。恪曰：「小子輩何能爲邪？但恐因酒食中人爾。」乃以常服藥酒入。原注：吳志云：恪曰：卒腹痛不任入，允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躊躇而還。劍履上殿，謝亮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峻曰：「使君病未善，當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原注：吳志：孫盛評曰：非常大事，勢應示允共謀安危。然恪性強梁，加素侮峻，自不信，故入。豈允微勸便爲之冒禍也乎？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原注：吳錄：峻持刀稱詔收恪。亮起立曰：非我所爲。乳母引亮還內。吳歷云：峻先引亮入。然後出稱詔。與本傳同。裴松之曰：峻欲稱詔，宜如本傳及吳歷。不得如吳錄所言。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恪時年五十一。先是童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篋鈎絡於何相，求成子閣。成子閣者，反語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葬者依焉。鈎絡者，校飾革帶。世謂之鈎絡帶。果以葦蓆裹其身，而篋束其腰，投之於此岡。」恪已被殺，其妻不知。第聞使婢血臭，問之，婢曰：「無頃之，愈劇。」婢忽蹶起，瞪目曰：「諸葛公乃爲孫峻所殺，而吏兵尋至。」恪長子綽，騎都尉，以交關魯王事，權遣付恪，令教誨。恪酖殺之。中子竦，長水校尉。少子建，步兵校尉。聞恪誅，載其母走。峻遣騎督劉承追斬竦於白都，建得渡江，欲北走。

魏行數十里。爲追兵所殺。逮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及常侍朱恩等。皆夷三族。初竦數諫恪。恪不從。常憂懼禍。及亡。臨淮臧均表乞葬恪曰。臣聞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得承祖考風流之烈。伯叔諸父。遭漢祚盡。九州鼎立。分託三方。並履忠勤。熙隆世業。爰及於恪。生長王國。陶育聖化。致名英偉。服事累紀。禍心未萌。先帝委以伊周之任。屬以萬機之事。恪素性剛愎。矜己陵人。不能敬守神器。穆清邦內。興功暴師。未期三出。虛耗士民。空竭府歲。專擅國憲。廢易由意。假刑劫衆。大小屏息。侍中武衛將軍都鄉侯俱受先帝屬寄。見其姦虐。日月滋甚。特恐蕩搖宇宙。傾危社稷。奮其威怒。精貫昊天。計慮先於神明。智勇百於荊聶。躬持白刃。梟恪殿堂。助超朱虛。功越東牟。國之元害。一朝大除。馳首徇示。六軍喜踊。日月增光。風產不動。斯實宗廟之神靈。天人同驗也。今恪父子。三首縣市。積日。觀者數萬。罽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視訖情反。能不愴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體。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宏哉。昔欒布復命彭越。

樂布爲梁大夫。使於齊。未反。漢召彭越。貴以謀反。夷三族。梟首洛陽。下詔有敢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乃釋布。拜爲都尉。臣竊恨之。不請主上。而專名以肆

情。其得不誅。實爲幸爾。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罪陳聞。乞聖朝哀察。於是亮峻聽。恪

故吏斂葬。遂求之於石子岡而葬之。初。權召恪於武昌。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

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斯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時咸謂之失言。原

虞喜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幾。能勝之者鮮矣。自非採納羣謀。詢于芻蕘。虛

己受人。常若不足。則功名不成。勳績莫著。況呂侯國之元者。智度經遠。而甫以十思戒之。而乃以示劣見拒。此元遜

之疎。乃機神不具者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殞首殿堂。死兇豎之刃。

世人奇其英辯。造次可觀。而晒呂侯無對爲陋。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

蜀人禦之。精嚴垂發。六軍雲擾。士馬擐甲。羽檄交馳。費禕時爲元帥。荷國任重。而與來敵圍秦。意無厭倦。敏臨

別。謂禕君必能辦賊者也。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色。況長寧以爲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且蜀爲叢爾之國。而方

於彼而禍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甄文偉。今觀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故並而載之。可以鏡誠于後。永爲世鑒。及

恪輔政。漢張嶷與諸葛瞻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有周公之才。猶有管

蔡流信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爾。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任

謹案。陳志張嶷傳作不牟。下人。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

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也。取古則今。今則古也。

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邪。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爲不晚。願深探

察。恪果以此敗。後孫琳伏誅。朝臣有乞爲恪立碑以銘其勳績者。博士盛沖以爲不應。孫休曰。盛夏出軍。

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任死於豎子之手不可謂智冲議爲是遂寢恪始退軍還聶友知其將敗書與滕允曰當人強盛山河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歎恪誅後孫峻忌友欲以爲鬱林太守友發病憂死友字文悌豫章人有唇吻少爲縣吏虞翻徙交州縣令友送之翻與語而奇焉爲書與豫章太守謝斐令以爲功曹原注吳錄云郡時見有功曹斐見之問曰縣吏聶友可堪何職對曰此人縣問小吏耳猶可堪曹佐斐曰論友者以爲宜作功曹君其辟之乃用爲功曹郡使至建業諸葛恪友之時論謂顧子嘿子真其間無所復容恪欲以友居其間由是知名後爲將討儋耳還拜丹陽太守至是卒年三十二

滕允字承嗣北海劇人也伯父耽文冑與劉繇州里通家以世擾亂渡江依繇孫權爲車騎將軍拜毗右司馬早卒無嗣冑善屬文權待以賓禮軍國書疏常令損益潤色之亦早卒權爲吳王追錄舊恩封允都亭侯少有節操美容儀每正朔朝會修勤在位大臣見者莫不歎賞弱冠尙公主年三十起家爲丹陽太守上表陳時政多所匡弼權以允故增公主之賜屢加存問允聽辭訟斷罪法察言觀色務盡情理有冤窮悲苦之言則對之流涕徙吳郡會稽所在見稱太元元年權寢疾允詣建業留爲太常與諸葛恪等俱受遺詔輔政孫亮立加衛將軍恪將悉衆伐魏允諫恪曰君以喪亂之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摧強敵名聲振于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戰無獲足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衆濟衆

苟不悅。君獨安之。恪曰。諸云不可者。皆不見計算。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爲然。吾何望焉。夫以曹芳闇劣。政在私門。彼之民人。固已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以允爲督。掌統留事。允晝接賓客。夜省文書。或通曉不寐。寵任彌高。接士愈下。表奏書疏。皆自經意。不以委人。

謹案目錄。此下闕孫峻傳。止存孫綝華融二附傳。

綝字子通。與峻同祖。綝父綽爲安民都尉。綝始爲偏將軍。及峻死。爲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代知朝政。呂據聞之大恐。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允爲丞相。綝更以允爲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允。欲共廢綝。綝聞之。遣從兄憲謹案·陳志作從兄盧·孫權子名盧·綝從兄不得與之同名·考孫亮傳載逆使人報允。欲共廢綝。綝聞之。遣從兄憲據於江都及其殺綝事·皆作孫憲·此書下文云·峻從弟憲與亮傳合·而傳

中仍多作盧·傳寫之訛也·今改正

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使敕文欽、劉纂、唐咨等合衆擊據。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

晏告允取據。并諭允宜速去意。允自以禍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衛。名典軍楊崇、將軍孫咨告以綝爲亂。迫融等使遣書難綝。綝不聽。表言允反。許將軍劉丞以封爵。使率兵騎急攻圍允。允又劫融等使詐詔發兵。融等不從。允皆殺之。允顏色不變。談笑若常。或勸允引兵至蒼龍門。將士見公出。必皆委綝。就公。時夜已半。允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乃約令部曲說呂侯已在近道。故皆爲允盡死。無遺散者。時大風比曉。據不至。綝兵大會。遂殺允及將士數十人。夷允三族。原注·裴松之曰·孫綝雖兇虐·與滕允宿無嫌隙·允若且順綝

自取夷滅

悲夫。綝遷大將軍。假節。封永寧侯。負責倨傲。多行無禮。初峻從弟憲與誅諸葛恪。峻厚之。至右將軍

無難督授節蓋平九官事。綝遇憲薄於峻。憲與將軍王惇謀殺綝。綝殺惇。憲服藥死。魏大將軍諸葛誕舉壽春請降。綝遣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帥三萬人掠之。魏鎮南將軍王基圍誕。欽等突圍入城。魏悉中外軍二十餘萬增誕之圍。朱異帥三萬人屯安豐城爲文欽勢援。魏兗州刺史州泰拒異於陽淵。異敗退。爲泰所追。死傷二千人。綝於是大發卒出屯鑊里。復遣異帥將軍丁奉、黎斐等五萬人攻魏。留輜重於都陸。異屯黎漿。遣將軍任度、張震等募勇敢六千人於屯西六里爲浮橋。夜渡。築偃月壘。爲魏監軍石苞及州泰所破。軍卻退。就高。異復作車箱圍趣五木城。苞、泰攻異。異敗歸。而魏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詭道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綝授兵三萬人使異死戰。異不從。綝斬之于鑊里。而遣弟恩救之。會誕敗。引還。綝既不能拔出。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莫不怨之。綝以孫亮始親政事。多所難問。甚懼。還建業。稱疾不朝。築室於朱雀橋邊。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宿衛。弟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闔分屯諸營。欲以專朝自固。亮內嫌綝。乃推魯育見殺本末。責怒虎林督朱熊。熊弟外部督朱損不匡。正孫峻乃令丁奉殺熊於虎林。殺損於建業。綝入諫。不從。亮遂與公主魯班將軍劉承議誅綝。全后父尙爲太常衛將軍。亮謂尙子黃門侍郎紀曰。孫綝等專勢輕小於朕。朕見救之。使速上岸爲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又委罪朱異。擅殺功臣。不先表聞。築第橋南。不復朝見。此爲自任。無復所畏。不可久忍。今規取之。卿父作中軍都督。使密嚴整士馬。朕當自出臨橋。帥宿衛虎騎左右。無難一時取之。作版詔救綝所領皆解散。不得

舉手正爾自當得之。謹案。志注作正爾自得之。卿去。但當使密爾。卿宜詔語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既不曉大事。且

緜同堂姊。邂逅泄漏。誤朕非小也。紀承詔以告尙。尙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緜。緜以兵襲尙營。執

之。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外。比明。遂圍宮。亮大怒。上馬帶韉執弓欲出。曰。朕大皇帝。之適子。在位已五

年。誰敢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乃不得出。歎不食。罵皇后曰。爾父憤憤。敗我大事。又呼紀

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見上。因自殺。原注。孫盛曰。亮傳。稱亮少聰慧。勢當先與紀謀。不先令妻知也。江表傳。說漏泄有由。於事爲詳矣。緜使光祿

勳孟宗告廟。廢亮召羣司議曰。少帝荒病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謹案。此下志有以告先帝四字。廢之。諸君若有不

同者。下異議。皆震怖。曰。惟將軍令。緜遣中書郎李崇奪亮璽綬。以亮罪狀班告遠近。尙書桓彝不肯署名。

緜怒殺之。原注。漢晉春秋。彝魏尙書階令之弟。吳錄。晉武帝問薛瑩吳之名臣。瑩對稱彝有忠貞之節。典軍施正勸緜徵立瑯琊王休。緜從之。遣宗正楷奉

書於休曰。緜以薄才。見授大任。不能輔導陛下。頃月以來。多所造立。親近劉承。悅於美色。發吏民婦女料

其好者。留於宮內。取兵子弟十八以下三千餘人。習之苑中。連日續夜。大小呼嗟。敗壞藏中矛戟五千餘

枚。以作戲具。朱據先帝舊臣。子男熊損。皆承父之基。以忠義自立。昔殺小主。自是大主所創。帝不復精其

本末。便殺熊損。諫不見用。諸下莫不側息。帝於宮中作小船三百餘艘。成以金銀師工。晝夜不息。太常全

尙累世受恩。不能督諸宗親。而全端等委城就魏。尙位過重。曾無一言以諫陛下。而與敵往來。使傳國消

息。懼必傾危社稷。推案舊典。運集大王。竊以今月二十七日。擒尙斬承。以帝爲會稽王。遣楷奉迎。百寮喁

喟立住道側。綝遣將軍孫耽送亮之國。徙尙於零陵。遷公主於豫章。綝意彌溢。侮慢民神。遂燒大橋頭伍子胥廟。又壞浮屠祠。斬道人。休既卽位。稱草莽。臣詣闕上書曰。臣伏自省。才非幹國。因緣肺腑。位極人臣。傷錦敗駕。罪負彰露。尋愆惟闕。夙夜憂懼。臣聞天命業讎。必就有德。是以幽厲失度。周宣中興。陛下聖德纂統大業。宜得良輔。以協雍熙。雖堯之盛。猶求稷契之佐。以協明聖之德。古人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雖自展竭。無益庶政。謹上印綬節鉞。退還田里。以避賢路。休引見慰喻。又下詔曰。朕以不德。守藩於外。值茲際會。羣公卿士。暨於朕躬。以奉宗廟。朕用憮然。若涉淵冰。大將軍忠計內發。扶危定傾。安康社稷。功勳赫然。昔漢孝宣踐阼。霍光尊顯。褒德賞功。古今之通義也。其以大將軍爲丞相。荊州牧。食五縣。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據右將軍。皆縣侯。幹雜號將軍。亭侯。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也。綝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齋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帝時。多勸吾自爲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爾。布以言聞休。休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又復加恩侍中。與綝分省文書。或有告綝懷怨。侮上欲圖反者。休執以付綝。殺之。由是愈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休許焉。盡敕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裝載。所取武庫兵器。咸令給與。又求中書兩郎。典知荊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休特聽之。將軍魏逸說休曰。綝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朔又告綝欲反。有徵休密問張布。布與丁奉謀於會。殺綝。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謠言明會有變。綝聞之不悅。

夜大風發木揚沙。綝益恐。戊辰臘會。綝稱疾。休強起之。使者十餘輩。綝不得已。將入。衆止焉。綝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綝求出。休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綝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綝叩首曰。願徙交州。休曰。卿何以不徙。滕允呂據。綝復曰。願沒爲官奴。休曰。何不允據爲奴乎。遂斬之。以綝首令其衆曰。諸與綝同謀皆赦。放杖者五千人。闔乘船欲北降。追殺之。夷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斲其木而埋之。以殺魯育等故也。綝時年二十八。休恥與峻。綝同族。特除其屬籍。稱之曰故峻。故綝云。休又下詔曰。諸葛恪。滕允。呂據。盡以無罪爲峻。綝兄弟所見殘害。可爲痛心。促皆改葬。各爲祭奠。其罹恪等事。見遠徙者。一切召還。華融字德蕤。廣陵江都人。祖父避亂居山陰。蕊原注山下。皇象亦寓居山陰。吳郡張溫來就象學。欲得所舍。或告溫曰。蕊山下有華德蕤者。雖年少。有令志。可舍也。溫遂詣融家。朝夕談講。俄而溫爲選部尙書。乃擢融爲太子庶子。知名顯達。

謹案。目錄此下有濮陽興傳。今闕。

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焉。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蓐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宗母嗜筍。冬節將至。而筍未生。宗入竹林哭泣。筍爲之出。得以供母。人以爲孝感所致。初爲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旣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除爲鹽池司。

馬自能結網以捕魚作鮓寄母。母還之曰：汝爲魚官而作鮓寄我，非廉子也。而我受之，是貪母也。何以爲訓？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以母未食而卒不食。及母亡，犯禁委官奔喪，已而自拘聽刑。陸遜陳其素行，因爲之請，權乃特爲減死一等，復使爲官。孫皓時，累遷光祿勳，遂爲司空，卒于位。

丁固字子賤，會稽人也。父覽字孝連，八歲而孤，清身立行，用意不苟，推財從弟，以義讓稱。虞翻折輩行與之交，遂顯名於時。仕郡爲功曹，守始平長。孫權深器待之，未及擢用，會病卒。固本名密，避滕密，改作固。固在襁褓中，闕澤見而異之，曰：此兒後必致公輔，早喪其父，獨與母居，家貧守約，色養致敬，族弟孤弱，與同寒溫。虞翻與固同輩，書曰：丁子賤寒淵好德，堂構克舉，野無遺薪，斯之爲懿，其美優矣。令德之後，惟此君嘉爾。其後仕宦顯達。孫休時爲左御史大夫，孫皓立，遷司徒。初，固爲尙書，夢松生腹上，謂人曰：松文十八公。後十八歲，吾其爲公乎？至是果爲公。皓悖逆不道，固與陸凱、孟宗同心憂國，多所匡正。鳳皇二年卒于位。年七十六。子彌字欽遠，仕晉至梁州刺史。孫潭，光祿大夫。

范慎字孝敬，廣陵人，性純直。天姿忠篤，問學該貫，早有令名著論二十篇，名曰矯非。後爲侍中，出補武昌左部督，治軍整頓，孫皓移都，甚憚之，詔曰：慎助德俱茂，朕所敬憑，宜登上公，以副衆望，以爲太尉。慎自恨久爲將，遂託老耄，軍士戀之，舉營爲之殞涕。鳳皇三年卒。子耀嗣。

議曰：權置丞相，雍容優禮，而不畀政柄，是以大綱不立。如東漢之世，臨終而遽託國於新進之恪，豈能厭

國人之心哉。器非宏毅。驕吝專復。矜己陵人。能無敗乎。亦屢出師爲孔明之事。疲民以逞。僨軍殺身。復誰咎哉。大臣首亂。兇豎繼起。放弑誅殺。洎血江壩。鍾毒於皓。竟亡其國。皆恪啓之也。恪死而滕允猶保富貴。得無及乎。興居宰輔。不爲經國遠圖。協張布之邪。納萬彘之說。輒廢冢適。援立支孽。誅夷宜矣。仁固慎。皆以德望器度。爲皓三公。脫命暴朝。得死於位。幸哉。

贊曰。吳楚剽悍。氓俗喜殺。元遜弗靖。能免衷甲。國賊嘻笑。亂臣手搯。楯原注。如刃擲首。更相傾軋。竟啓虐酷。酷罰淫刑。國亡毒流。六代血腥。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四

列傳第六十一

吳臣

陶璜父基 子威

吾彥滕修 子並

陶璜字世英，丹陽秣陵人也。父基，交州刺史。孫皓時，交趾太守孫諸貪暴爲百姓患。會察戰鄧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遣送秣陵。旣苦遠役，咸思爲亂。郡吏呂興殺諸及荀，以郡附晉。武帝拜興安南將軍，交趾太守尋爲其功。曹李統所殺，帝更以建寧鑾谷爲交趾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監軍霍弋又遣健爲楊稷代融，與將軍毛晃、九真太守董元、牙門孟幹、孟通、李松、王業、鑾能等自蜀出交趾，破吳軍于古城。斬大都督修則，交趾刺史劉峻。吳遣虞汜爲監軍，薛翊爲威南將軍，大都督璜爲蒼梧太守。距稷戰于分水，璜敗退保合浦。亡其二將，翊怒謂璜曰：「若自表討賊而喪二帥，其責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諸軍不相順，故敗爾。」翊怒欲引軍還，璜夜以數百兵襲董元，獲其寶物，船載而歸。翊乃謝之。以璜領交州爲前部督，璜從海道出於不意，徑至交趾。元距之，諸將將戰。璜疑斷牆內有伏兵，列長戟於其後，兵纒接。元僞退，璜追之，伏兵果出，長戟逆之，大破元等。以前所得寶船上錦物數千匹，遣扶嚴賊帥梁奇、奇

將萬餘人助璜。元有勇將解繫在城中。璜誘其弟象使爲書與繫。又使象乘璜輅車鼓吹導從行。元等曰：象若此，繫必有去志。乃就殺之。璜遂克交趾。皓因用璜爲交州刺史。璜有謀策，周窮好施，能得人心。滕修數討南賊，不能制。璜曰：南岸仰吾鹽鐵，斷勿與市，皆壞爲田器。如此二年，可以一戰而滅也。修從之。果破南賊。初，霍弋之遣稷、昺等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給其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有義。內訓百姓，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等糧盡，救兵不至，且踰百日，城中死亡者半。將軍王約反攻稷，稷復請降，乃納之。謹案：孫皓傳注作王約反降。吳人得入城，獲稷、昺，皆囚之。與此不同。修則旣爲毛昺所殺，則子允隨璜城旣降，允求復讎。璜不許。昺密謀襲璜。謹案：孫皓傳注作昺亦不爲璜等屈，不言謀襲璜。事覺，收昺，呵曰：晉賊。謹案：孫皓傳注作晉兵賊。昺厲聲曰：吳狗何等爲賊！允剖其腹曰：復能作賊不？昺猶罵曰：吾志殺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璜禽稷等送之。稷至合浦，嘔血死。孟幹爨能、李松等至建業。皓將殺之，或勸皓。幹等忠於所事，宜宥之。以勸事君。皓從其言，將徙之臨海。幹等志欲北歸，慮東徙轉遠，以吳人愛蜀側竹弩，言能作之。皓留付作部。後幹逃至雒陽，松能爲皓所殺。幹陳伐吳之計。武帝乃厚加賞賜，以爲日南太守。九真郡功曹李祚保郡附晉。璜遣將攻之，不克。祚舅黎晃隨軍勸祚。答曰：舅自吳將，祚自晉臣，惟力是視。爾踰時乃拔。皓以璜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前將軍交州牧。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阻險，夷獠勁悍，歷世不賓。璜皆討平之，開置三郡及

九真屬國三十餘縣。徵璜爲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謹案。晉書作太中誤。修允代之。交土人請留璜者以千數。於是

遣還。皓旣降晉。手書遣璜歸晉。流涕數日。遣使送印綬詣雒陽。武帝詔復其本職。封宛陵侯。改爲冠軍將軍。吳平。罷省州郡兵。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絕一方。重譯而言。連帶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餘里。外距林邑。纔七百里。夷帥范熊。世爲逋寇。自稱爲王。數攻百姓。且連接扶南。種類猥多。朋黨相倚。負險不賓。往隸吳時。數作寇逆。攻破郡縣。殺害長吏。臣以厖鷲。昔爲故國所採。偏戍在南。十有餘年。雖前後征討。翦其魁傑。深山僻穴。尙有逋竄。又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溫溼。多有氣毒。加累年征討。死亡減耗。其見在者二千四百二十八人。謹案。今晉書作二千四百二十人。無八字。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當卷甲消刃。禮樂是務。而此州

之人。識義者寡。厭其安樂。好爲禍亂。又廣州南岸周旋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戶。及桂林不羈之輩。復萬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唇齒。惟兵是鎮。又寧州與古接據上流。去交趾郡千六百里。水陸並通。互相維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夫風塵之變。出於非常。臣亡國之餘。議不足采。聖恩廣大。猥垂飾擢。蠲其罪釁。改授方任。去辱卽寵。拭目更視。誓念投命。以報所受。臨履所見。謹冒瞽陳。又以合浦郡土地磽确。無有田農。百姓惟以采珠爲業。商賈去來。以珠貨米。而吳時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絕來去。人以飢困。又所調猥多。限每不充。今請上珠三分輸二。次者輸一。麤者蠲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上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並從之。在南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及卒。舉州號哭。如喪其親。晉朝乃以員

外散騎常侍吾彥代瑛。彥卒，又以員外散騎常侍顧祕代彥。祕卒，州人逼祕子參領州事，參尋卒，參弟壽求領州，州人不聽，固求之，遂領州。壽乃殺長史胡肇等，又將殺帳下督梁碩，碩走得免，起兵討壽，擒之，付壽母令鴆殺之。碩乃迎瑛子蒼梧太守威領刺史，在職甚得百姓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綏，後並爲交州。自基至綏四世爲交州者五人。瑛弟濬，吳鎮南大將軍，荊州牧，濬弟抗，太子中庶子，濬子湮，猷並有名。湮至臨海太守黃門侍郎，猷宣城內史，王導右軍長史，湮子馥，于湖令，爲韓晃所殺，追贈廬江太守。

謹案目錄此下有吾彥傳，今闕。

滕修字顯先，南陽西鄂人也。以材勇爲將，封西鄂侯。孫皓時代熊睦爲廣州刺史，甚有威惠。

原注：王隱交廣記。吳後復

置廣州。以南陽滕修爲刺史。或語修髮長一丈。修不信。其人果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修。修乃服之。

徵爲執金吾，進位司空。未拜。廣州郭馬等爲亂，馬本

合浦太守修允部曲督允轉桂林太守，疾病住廣州，先遣馬將五百兵至郡安撫民夷。允卒，兵當分給諸將，馬等累世舊軍，不樂離別。皓時又科實廣州戶口，馬與部曲將何典、王族、吳述、殷興等因此恐動兵民，聚徒衆，攻殺廣州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興廣州刺史，述南海太守，典攻蒼梧，族攻始興。先是，吳有說讖者曰：吳之敗，兵起南裔，亡吳者。謹案：志注作世亡者誤。公孫也。皓聞之，文武職位至于卒伍，有姓公孫者，皆徙廣州。及聞馬反，大懼曰：此天亡也。以修宿有威惠，爲嶺表所服，乃轉鎮南將軍，假節領廣州牧，率萬人從東道討之，未得前，馬殺南海太守劉略，遂廣州刺史徐旗。皓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

千人從西道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領及合浦鬱林諸郡兵與東西軍共擊馬未克而晉伐吳修率衆赴難至巴丘而皓已降乃縞素流涕而還與廣州刺史閻豐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綬詔以修爲安南將軍廣州牧持節都督如故封武當侯加鼓吹委以南方事修在南積年爲邊夷所附太康九年卒請葬京師帝嘉其意賜墓田一頃諡曰聲子並上表言亡父修羈縲吳壤爲所驅馳幸逢開運沐浴至化得從俘虜握戎馬之要未覲聖顏委南蕃之重實由勛勞少聞天聽故也年衰疾篤屢乞骸骨未蒙垂哀奄至薨隕臣承遺意輿櫬還都瞻望雲闕實懷痛裂切聞博士諡修曰聲直彰流播不稱行績不勝愚情冒昧聞訴帝乃賜諡曰忠並子含初爲庾冰輕車長史討蘇峻有功封夏陽縣開國侯邑一千六百戶遷平南將軍廣州刺史在任積年甚有威惠卒諡曰戴含弟子遜交州刺史修曾孫恬之龍驤將軍魏郡太守戍黎陽爲翟遼所執死之

議曰孔子言衛靈公之無道康子曰奚而不喪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故無道之君尙能用人猶未遽亡也孫皓暴戾雖一朝不能有國者也而能俾抗以荆服任璜以南土屹然爲國根柢是以窮凶極惡而與鉅晉爲敵者數十年況以道御之者也璜彥修世牧交廣威服嶺海孫皓之亡足爲尉佗皆放兵歸命以功名終君子哉璜之服楊稷亦荀吳之降鼓也有古良將之規矣

原注左氏傳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

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瀕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勿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忘。將焉用邑。邑以賈忘。不如完舊。賈忘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鞮歸。

贊曰。蠻陬獠徼。綃室珠窟。遐外限阻。易爲翻覆。朱鳥忽驚。便乘黃屋。漢吳載亡。日車折軸。民夷不聳。萬里清肅。前有士燮。後有三牧。謹案。陶璜。吾彥。滕修。皆終于晉代。故陳志不爲立傳。此以三人本吳臣。又相繼牧交廣。事蹟相類。合傳是矣。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五上上

列傳第六十二上上

儒學

經術總敘 易書詩春秋禮樂
論語孝經孟子

書契始宓犧氏。下蘧虞夏商周。有儒之實。無儒之名。而天下治。仲尼集列聖之成。則天之時。以經世。本三皇以爲易。則乎春。以明陰陽之理。本二帝以爲書。則乎夏。以明帝王之事。本三王以爲詩。則乎秋。以明治亂之情。本五霸以爲春秋。則乎冬。以明尊卑之分。貫之以禮樂。則乎二氣。以通天人之際。於是乎建皇極。以用太極。經世之制畢矣。仲尼沒。七十子之徒游于諸侯。揭焉標乎一世。而以儒自名。以道自私。自魯八儒外而真儒鮮矣。原注。陶潛聖賢羣輔錄。孔子沒後。散於天下。設于中國。成百氏之源。爲紀綱之儒。居環堵之室。大讓如慢。小讓如僞者。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學有枝葉。披其本實。於是乎異端並興。有老莊楊墨。申韓儀秦。百家衆沓。蕪沒秕稗。啁啾喧聒。不勝其弊。激訐煩厭。焚滅不足。至于坑戮。儒學幾乎熄矣。然而秦博士之所掌。二帝三王之典籍。猶存。及項籍入咸陽。一炬而盡。禍尤酷於秦人。漢興。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陸賈稱說詩書。叔孫通制禮。

儀復開後世儒學之原。孝惠四年始除挾書律。殘門餘士。祛箝解禁。排蓬華。振埃燼。掇拾斷爛而出焉。公

卿大臣皆挽彊蹶張之流。蕭相國以刀筆。曹參事蓋公。文景好刑名。而竇太后尊黃老。原注。漢書曹參為齊丞相。聞膠西有蓋公。

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辟正堂。舍蓋公焉。竇太后好黃老言。而竇嬰。田蚡。趙綰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悅。雖置博士。具官

待問而已。傳聞漸外。大義昧沒。僅存章句傳注之學。專門傳家。延引聖道。言易則田何。言書則伏生。言詩

則申公。轅固。韓生。言禮則高堂生。言春秋則胡毋生。董仲舒。孝武隆儒。表章六經。公孫宏以治春秋為丞

相。封侯。學者靡然嚮風。始為學官。置弟子員。然好名崇侈。擯申公而黜董仲舒。原注。漢書。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

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爾。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申公以病免歸。公孫宏性意思。外寬內深。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宏力也。使司馬相如嚴助。難

誦大臣。原注。漢書。上令嚴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誦。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臯。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病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上頗以俳優畜之。文辭雖盛。而儒學終

于不振。孝宣起經生。乃親稱制。論定經義於石渠。原注。漢書。宣帝受詩於東海復中翁。高材好學。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奏其義。上親稱制臨決焉。

施讐甘露中論五經於石渠閣。原注。賈禹。薛廣德。韋賢。匡衡也。增太學弟子至三千人。及劉歆校綜七

略。凡三萬三千餘卷。遺經逸典盡出。而儒學始盛矣。遭王莽更始之亂。焚蕩散落。幾復委地。光武中興。收

集經牒祕書。翻載二十餘兩。輸之雒陽。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寐。鴻儒碩士。雲會輦轂。立五經博

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

孝明之世。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至於期門羽林之士。皆通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原注。後漢書。明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于前。

冠帶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孝章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

同異。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著爲通義。原注。後漢書建初四年。詔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

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原注。後漢書。翟酺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卷爲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爲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頽廢。至爲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卒從之。酺免後。遂起太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爲酺立碑銘。

增廣學舍至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梁太后詔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游學增

盛。至三萬餘生。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刻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原注。後漢書。蔡邕以

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碑。原注。後漢書。蔡邕以

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鳳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雒陽

記。太學在雒陽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尙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一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碑。議郎蔡邕名。於是

漢之儒學幾於三代之際矣。故學道爲漢室元氣。與治體汚隆。所以包舉宓犧氏之先。統承仲尼氏之後。

而垂萬世之緒者也。雖中更黃老之異。申韓之慘。文賦之浮。王霸之雜。繼以恭顯之讒。新莽之篡。戚宦之

亂。黨錮之禍。而正臣義士。不負所學。擁衛宗社。矯矯嶽嶽。力與天爭。繼之以死。當建安末。猶有鄭元。服虔。

敷暢經旨。盧植。趙岐。正色立朝。孔融。仗節死義。諸葛亮。委身存漢。如董卓之暴。曹操之姦。傾天下。倒四海。

卻立瞪睨。瀝涎飲食。不敢遂取。儒效也。章武篡統。東京遺老。留滯三方。血并虎戰。躡籍墳典。原注。後漢書

維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

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則制爲膝氈。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

道路難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青衿轉爲介冑。黌序鞠爲茂草。門傳家業。寢以墜喪。且鄴臺三祖。專尙辭章。鍾賈不學。首登三事。迄于正始。盛爲清談。經術荒蕪。儒者不作。凡歷秦項莽卓四厄。而卒爲異端。文景武宣光武。明章之遺澤盡。而三綱委地。司馬氏父子兄弟篡弑爭奪。而悖亂滋熾矣。初司馬遷爲儒林傳。班固蔚宗二漢書皆有之。今斷自桓靈而下。歷三國迄于晉初。無大事業。祇以經學名家。至於寢微寢滅。絕無僅有者。復著儒學篇。要終漢道云。

禮

虞書舜命九官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則禮之有官。有書尙矣。夫禮絜矩民彝。經緯人道。著天理之節文。爲之度數。儀則使之周旋中節。治人事神。規心檢身。齊家以平天下。故主於敬。敬則直。直則清。而禮之大本立矣。以是命之。蓋先王之志也。書契以來。代各有制。至於夏商。莫不有書。及周公制作之際。兼采並用。酌其中而爲之制。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大宗伯掌之。其書備矣。夷厲而下。諸侯僭侈。踰閑毀則。遂去其籍。王室文獻。漸亦廢滅。自孔子時。已不得見其全。祇有周公所著職官一書。且多殘缺。乃與其徒講明定著。子夏哀集以爲傳。七十子之儔。相與爲之記。謂之儀禮。而後經禮稍備。歷戰國秦漢諸儒。相與授受。志禮之變。而言其義。掇拾孔門餘論。各爲傳記。曰禮記。如曲禮。少儀。內則。皆威儀三千之制也。於是禮書有三。其大經則著于周官儀禮。其傳義則見于禮記。

先王之盛意猶可稽也。漢興魯有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

原注。蘇林曰。漢舊儀有二郎爲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有

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魯學之。顏師古曰。頌讀與容同。

傳其子。至孫延襄及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爲禮官大夫。而蕭

奮亦以禮顯。故言頌者由徐氏。奮授孟卿。孟卿授后蒼。閔丘卿。蒼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禮。授聞人通漢戴德。戴聖。慶普。德號大戴。聖號小戴。與慶普三家。皆立於學官。大戴授徐良。小戴授橋仁。楊榮。普授夏侯敬。及族子咸。孝武時河間獻王得禮古經五十六篇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與明堂陰陽王史氏記。皆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愈於后蒼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置不用。亡之。孔安國又獻古禮經七十篇。周官六篇。記百三十一篇。禮經卽儀禮。周官。周禮也。至劉向摠得記二百二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爲八十五篇。戴聖又刪爲四十七篇。建武以來。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襄。譔漢禮。鄭衆傳周官經。馬融傳小戴學。增入月令。明堂位二篇。共四十九篇。今禮記也。融又作周官傳授鄭元。元作周官注。元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爲鄭氏學。通爲三禮焉。

孝經

孔子以曾子之孝。問答之間。爲陳孝道。而曾子門人記之。謂之孝經。殆亦樂正子春子思爲之也。遭秦焚滅。河間顏芝獨藏之。惠帝除挾書之律。芝子貞始出其書十八章。而傳之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皆自名家。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二十二章。與今文不同。劉向校祕書。刊古今文爲十八章。後世學者增

其篇目。然非古記之文也。按古文自仲尼居至此。庶人之孝共爲一篇。記者別以爲經。自曾子曰至何日忘之數節。記者別爲經之傳。至孝子喪親一章。記者以孝子事親之義。特置於末也。然其援引詩書與其章次。亦或錯亂不可考也。

謹案。經術摠敍目錄。有易書等九經。大典散編。止三禮孝經二篇。而無易、書、詩、樂、春秋、論語、孟子、等篇。蓋闕佚矣。然觀此二篇。亦止統論源流。則易書等篇概可知也。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五上下

列傳第六十二上下

儒學

漢

何休 服虔 穎容 謝該 許慎 蔡元 鄭元 許慈 孟光 來敏 尹默 李譔

謹案何休服虔穎容三傳闕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爲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仕爲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久長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卮運三年乃謹今尙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驚羣凶破殄始有囊弓臥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原注曾參史魚兼商偃之文學原注子夏子游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原注史記吳伐越槩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臣於會稽山防風

氏後至。禹殺而饗之。隼集陳庭。原注。史記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弩矢長尺有咫。陳濬公問仲尼。仲尼其節專車。此為大也。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於是肅慎貢楛矢。石弩長尺有咫。先王以分太。黃熊入寢。原注。左氏傳。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寢疾於今三月矣。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晉侯有間。亥有一首。原注。左氏傳。晉悼公夫人食輿人之城杞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亥有一首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于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郕成子于承筐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原注。徂。不疑定北闕之前。原注。漢書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劇孟遠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夏侯勝辨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原注。漢書。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迺召問勝。勝對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祭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今該實卓然此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荆楚。所謂往而不

反者也。原注。韓詩外傳。山林之士為名。故往而不能反也。朝廷之士為祿。故入而不能出也。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余。原注。史記。由余其先晉人也。亡觀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將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臣。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遣以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乃令廖以刻像以求傳說。豈不煩哉。女樂二八遣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刻像以求傳說。豈不煩哉。

臣愚以為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荀卿之去國。原注。劉向荀子序。荀卿過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荀卿賢者也。

原注。劉向荀子序。荀卿過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荀卿賢者也。

原注。劉向荀子序。荀卿過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荀卿賢者也。

原注。劉向荀子序。荀卿過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荀卿賢者也。

原注。劉向荀子序。荀卿過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荀卿賢者也。

原注。劉向荀子序。荀卿過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荀卿賢者也。

原注。劉向荀子序。荀卿過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荀卿賢者也。

原注。劉向荀子序。荀卿過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荀卿賢者也。

原注。劉向荀子序。荀卿過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荀卿賢者也。

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荀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荀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荀卿。荀卿遺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春申君恨。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原注。漢書匡衡調補平原文學。長安令楊興說車騎復困謝荀卿。荀卿乃還。復爲蘭陵令。將軍史高曰。匡衡才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

拜議郎以壽終。

謹案以上何休服虔穎容謝該四人議闕。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浚。原注。候交反。長卒于家。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譔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議曰。古文科斗。自漢初已無知者。以伏生之口授爲隸古。猶味真是。石渠白虎。每爲是正。而紛紛籍籍。莫適所定。許慎爲說文。畫分點解。明其所自。使舛正不相渝。百世之下。以爲著龜。雖小道。有功於經術甚大也。

蔡元字叔陵。汝南南頓人也。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徵辟並不就。順帝特詔徵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甚合帝意。遷侍中。出爲宏農太守。卒官。

鄭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尙書僕射。元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嘗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原注。鄭元別傳。元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遂造太學受業。師事

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

原注·三統歷劉歆所撰·九章算術周公作·凡有九篇·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均輸五·方積

六·旁要七·盈不足八·勾股九

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

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元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

高業弟子傳授於元元日夜尋誦未嘗倦怠會融及諸生考論圖緯聞元善算乃召見於樓上元因從質

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元今去吾道東矣元自游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

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

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元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

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瓛及元答

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

元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元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

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元屢履造門告高密縣爲元

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原注·國語·管仲制國爲二十越有君子軍原注·史記·越王伐皆異賢之意也鄭君

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原注·馬談·廷尉吳公·爲河南守·文帝時謁者僕射鄧公原注·景帝時皆漢之名臣又商

山四皓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

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原注：漢書于定國父爲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糶

曰于公祠。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

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元爲趙相。原注：趙王乾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

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元皆拜，相約不敢入縣

境。元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

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竊覽傳記，時覩祕

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闒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

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

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

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

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

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

譽成於寮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絨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

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

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非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元。大會賓客。元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元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元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泰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元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原注。論語德行顏淵閔子騫。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後世

號爲四科。

劭有慙色。紹乃舉元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

原注。九州春秋。紹延徵北海鄭元而不禮。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也。夫

有爲之君。不敢失萬民之歡心。況於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以有爲也。

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元乃以病自乞還家。至

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

原注。北齊劉晝高才不遇傳論元曰。辰爲龍。巳爲蛇。歲至龍蛇。賢人嗟。元以讖合之已。蓋爲此也。既寤。以

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元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

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

原注。裴松之曰。英雄記載曹操作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飲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靈於團桑。如此之文。則元無病而卒。餘書不見。

故載錄之。

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經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譏元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

鄭志八篇。凡元所注周易。尙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尙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

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及漢律令注。謹案。後漢書無及漢律令注五字。凡百餘萬言。元

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治熟。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其門人山陽郝慮。東萊王基。清河崔劼。

皆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元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元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遺腹子小同。有傳。原注。范氏論曰。自秦焚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無功。後生疑而莫正。鄭元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詭。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元。常以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議曰。六經成於孔氏。初無傳注。雖易十翼爲大傳。而皆聖言。故亦爲經。至春秋三禮。七十子以來。始有傳記。而出於孔氏。無異同駁雜之譏。自經秦禁。且罹焚蕩。絕滅無幾。或出於傳聞。或出於口授。或出於壁中。故家異學。人異傳。撓經而騁其胸臆。是其師說而非諸人。辟碎其義。便巧其說。破壞其文。更易其字。說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若稽古三字至二三萬言。有窮一經而皓首之歎。纏麻裹絮。汨喪真是。鑽穴鑿罅。雕傷大義。攻訐訟鬪。反眼爲仇。有入室操戈之言。甚者至於援神引讖。以相欺嚇。謂災異讖緯爲內學。義理名數爲外學。羊亡多岐。傳反累經。東京之季。鄭元出焉。時方大亂。知不可爲。徵命屢至。終身不屈。一以經學爲務。囊括大典。磨礱衆說。芟裁繁蕪。刊正漏誤。要其指歸。是定音韻。區別章句。精覈名數。稽考經制。範圍法象。申明義理。注周易。尙書。儀禮。禮記。論語。孝經。而箋毛氏詩之詁訓。傳爲春秋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號鄭氏學。最爲折中。雖不能盡除讖緯。雜而未純。而傳以釋經。經以傳明。學者知所歸。而爭端始塞矣。嗚呼。六經成於孔氏。而傳注備於元。卒漢四百年之業。而收其功。可謂大儒矣。唐以來。學者易用王弼注。

書用孔安國傳。詩用毛氏傳。鄭氏箋。三禮用鄭氏注。春秋左氏傳用杜預注。公羊傳用何休注。穀梁傳用

范甯注。而孔穎達等復爲疏釋。原注：唐孔穎達與顏師古等撰五經正義。至宋易有程氏傳。原注：程氏號伊川先生。作易傳。書有夏氏解。原注：夏僕。

號柯山先生。原注：朱熹號晦庵。詩有朱氏傳。原注：朱熹號晦庵。春秋有胡氏傳。原注：胡安國。諡曰文定公。作春秋傳。禮有方氏王氏解。原注：方慤號禮記解。王昭禹作周禮解。

於是六經傳注于漢。疏釋于唐。議論于宋。聖人之大義備。真儒之學與天地並而立人極焉。

學者毋去彼取此。妄有輕重也。必貫而一之。然後爲至已。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

時又有魏郡胡潛字公興。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強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

采。昭烈定蜀。承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並爲博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值

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潛更相克伐。謗讟分爭。形於聲色。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撻。以相震擻。原注

虛晚反。其矜己妒彼。乃至於此。昭烈惡之。羣僚大會。使倡家假爲二子之容。傲其訟閱。酒酣樂作。以爲嬉戲。

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潛先沒。慈末帝世稍遷。至大長秋卒。子助傳其業。復爲博士。

孟光字孝裕。河南雒陽人。太尉郁之族子也。原注：續漢書郁中常侍孟真之弟。靈帝末爲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入蜀。

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博物識古。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

義。光常譎譎。謹原注：譎奴交反。謹休原反。咋徂格反。昭烈定益州。拜爲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末帝卽位。爲符節令。屯

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

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爾。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懸之急。而

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

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踧踖而已。原注。荀悅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與承秦之敝。比屋可

誅。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武帝末年。羣盜巫蠱。人不自安。及光武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爲赦矣。光之指摘

瑕病。謹案。瑕病。志作痛癢。多如是類。故執政重臣。心不能悅。爵位不登。每直言無所迴避。爲世所嫌。太常廣漢鐔承

原注。華陽國志。承字公文。歷郡守少府。光祿勳河東裴儁等。年資皆在光後。而登據上列。處光之右。蓋以此也。原注。傅暢裴氏家記。儁字

奉先。魏尚書令潛弟也。儁姊夫爲蜀中長史。儁送之。時年十餘歲。遂遭漢末大亂。不復得還。既長。知名。爲蜀所推重。儁子越。字令緒。爲蜀督軍。蜀破。遷還雒陽。拜議郎。後進文士祕書郎郤正

數從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性情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

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爾。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

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所施爲。且智調藏於智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慎宜。不

爲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迴避。每彈射利病。爲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

下未定。智意爲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強致也。此儲君讀書。謹案。儲君諸本皆作諸君。今志改爲儲。茲據改。寧當傲吾等。竭

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爲然。後光坐事免官。年九十

餘卒。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來歙之後也。父豔。靈帝時爲司空。原注：華嶠漢書：豔好學下士。開館養徒衆。少歷顯位。靈帝時位至司空。敏遭亂。隨

姊夫黃琬奔荊州。琬劉璋祖母之姪也。故璋遣迎琬妻。敏遂俱與入蜀。常爲璋賓客。涉獵書籍。善左氏春

秋。尤精於蒼雅訓詁。好是正文字。昭烈定益州。署敏典學校尉。及立太子。以爲家令。末帝卽位。爲虎賁中

郎將。丞相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亮下教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入有何功德。

而奪我榮資。與之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成都初定。議者以爲來敏亂羣。先帝

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爲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主上卽位。謹案志：注作後主卽位

誤。當以此書作主上者爲是。吾聞於知人。遂復擢爲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疏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

之以義。今故表退職。使閉門思愆。亮薨後。還成都。爲大長秋。又免。後累遷光祿大夫。復坐過黜。前後數貶

削。皆以言語不節。舉動違常也。時孟光亦以樞機不慎。論議干時。然猶愈於敏。俱以其耆宿學士。見禮於

世。而敏荆楚名族。東宮舊臣。特加優待。是故廢而復起。以敏爲執慎將軍。欲令以官重自警戒也。年九十

七。景耀中卒。子忠亦博覽經學。有敏風。與尙書向充等並能協贊。大將軍姜維維善之。以爲參軍。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荊州。從司馬徽。宋仲子等受

古學。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略誦述。不復按本

昭烈定益州領牧。以爲勸學從事。及立太子。以默爲僕射。以左氏傳授太子。末帝卽位。拜諫議大夫。丞相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亮薨。還成都。拜太中大夫。卒。子宗傳其業爲博士。原注。魏略宋仲子名忠。曹操取荆州。遂入魏。其子與魏諷謀反。伏誅。魏太子答王朗書曰。昔石厚與州吁游。父醋知其與亂。韓子昵田蘇。穆子知其好仁。故君子游必有方。居必就士。誠有以也。嗟夫宋忠無石子先識之明。老罹此禍。今雖欲願行滅親之誅。立純臣之節。尙可得邪。

李譔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游荆楚。從司馬徽。宋仲子等學。譔具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該覽。加博好技藝。算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始爲州書佐。尙書令史。延熙元年。末帝立太子。以譔爲庶子。遷爲僕射。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愛其多知。甚悅之。然體輕脫。好戲調。故世不能重也。著古文易。尙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元指歸。皆係準賈。馬。異於鄭元。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景耀中卒。時又有漢中陳術字申伯。亦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益部耆舊傳及志。位歷三郡太守。

議曰。武功必本文德。宣王命方叔召虎。復文武之境土。而所與居者。張仲孝友也。原注。詩六月。宣王北伐也。其卒章曰。侯誰在矣。故克成中興之功。孔明相昭烈。討賊誅讎。日不暇給。遽引經生爲博士。講肄輔道。并傳太子。使知經術。脩文德以固本根。己乃率一時虓鬪智略。講武出師。北嚮以爭天下。亦宣王之規模也。孟光責費禕之濫赦。詰郤正儲貳之學。可謂英偉不羣之士矣。